



Title	猫趣
Author(s)	倉, 雅晨
Citation	連環画研究, 1, 62-67
Issue Date	2012-03-10
DOI	https://doi.org/10.14943/2115.98379
Doc URL	https://hdl.handle.net/2115/98379
Type	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
File Information	renkanga_1_62-67.pdf



貓趣

倉雅晨



愛上貓，是在許多年以前。

似乎是中學組織的某次去城郊的活動，夜宿在農家。一層樓的小平房，臥室一字排開，走出房間就可以看到天。凌晨兩點，有些巧合過頭的時間。走廊裏的燈泡壞了，明明暗暗閃著昏黃的光。我悄悄溜下床，開門出了房間，剛一轉身，就愣在當場。

走廊盡頭的廁所門口，端坐著一只貓。純黑的毛皮，琥珀色的瞳孔，尾巴優雅地繞於身前，一瞬不瞬地望著我。夏夜的風涼涼的，他柔軟的毛在風裏微微晃動，廁所的門“吱呀”一聲，而他安若磐石。

抬頭是深邃的夜空，漫天星斗好似在漸漸向北極星聚攏，形成一個鑽石星辰的漩渦，剎那間，天旋地轉。猛地再回頭，走廊上已只剩門晃動的餘音，而“斯人”已然不再。

那夜便再無什麼驚人的見聞，然而那只貓的身影卻印入了我靈魂深處，如此神秘，如此驕傲，如此淡定自得，又如此驚心動魄。從此我開始注意這些靈巧的生物，逐漸也領略了其霸道貪玩慵懶涼薄的種種，卻依然對這不足尺的小傢伙們心心念念且甘之如飴。不僅是在磚前瓦後、階上檐下與之嬉玩，更是在經史子集、大千世界中搜尋他的故事。所以自然地，當我這個外行人第一次試圖進入連環畫的世界的時候，首先搜集的還是關於貓的小冊子。

連環畫中貓並不多。狹義的所謂連環畫裏，幾乎沒有以貓為主題的作品，即使將範圍擴展到兒童畫冊的領域，一時能入手的也只有十多冊而已。這些畫冊大都是少兒的啟蒙讀物，或是說些做人的道理，或是講解些科普知識，又或是翻譯改編一些外國的童話故事。然而一看之下，卻不免有些失望，不知為何這些畫冊總有些地方讓人感到不盡如人意。

也許是連環畫中的貓威風盡失的緣故。印象中的貓應該是敏銳矯健的，即便沒有聰慧或是通靈等等文學或文化所賦予它的特殊之處。但連環畫裏的貓卻讓我大失所望，頗有些恨鐵不成鋼的忿忿之



10 小老鼠眼珠儿一转，连忙说：“猫大王，我的好主人，您是世界上最干净、最美丽的猫。我臭老鼠可怕弄脏了您的花衣服。”小花猫听了，心里美滋滋的。
紫辰改編，姜成安、吳帶生繪《驕傲的小花貓》，人民美術出版社，1979

意。好比某冊連環畫中，一隻“不聽話的小貓”和小主人鬧翻了獨自跑去森林中玩的事蹟在我這個愛貓族看來並無甚不妥，可害得同伴紛紛落水，當老白兔趕來施以援手的時候“還要顯本領”，“準備自己跳上岸來”，結果卻變成落湯貓的下場不禁讓人大跌眼鏡。不僅是行為上的笨拙，時常被老鼠騙得團團轉也實在是有傷為貓的自尊。寥寥十數本小冊子裏，在老鼠的阿諛奉承、前呼後擁下淪陷的貓竟然有五只之多，實在是令人哭笑不得。這樣的小貓們，又如何擔當得起“虎舅”“虎師”的威名，如何讓那百獸之王信服？



翡翠般晶亮而有神的貓眼，與卷頭的小貓同出於大苗改編，曾佑瑄繪《帶鈴鐺的貓》，人民美術出版社，1980

或許是連環畫中的貓神韻盡失的緣故。貓的神，在於眼，而貓的韻，在於身段。曾經看過一些關於貓的攝影作品，照片中仰望著天空的小貓眼中波光粼粼，清澈純粹得讓人暫能忘卻塵世間的種種不堪。其實，貓眼正是貓的靈魂之所在，也是其特殊的地方。明澈的玻璃體所帶來的楚楚動人的效果自不必說，隨光線變化而縮放的瞳孔也是其魅力之一，曾在宋人的戲貓圖中被細緻地表現出來，成為鑒賞這幅作品時的趣談。而超常的夜視能力、在黑暗的環境中看似發光的雙眼，又使它成為靈怪故事裏的常客，文人騷客們寄託對未知與恐怖的載體之一。然而，連環畫裏的小貓們的眼神顯然不是作者關注的地方，眼大無神似乎成為了這些本該活靈活現的小貓們的共同特點。而關於貓的身段，就更令人不吐不快。貓的風韻來自於其百變而曼妙的姿態。蜷縮起來甚至不到一尺的小貓，身上卻擁有與人類數量幾乎相等的肌肉，野生的貓兒們憑藉這些肌肉跳躍、疾奔，顯示其活力與迅捷的美。而家養的貓又是另外一幅姿態，矯健的肌肉隱藏在鬆軟柔順的皮毛下，慵懶地倚靠在皮草上，形成柔和的曲線。兩種風韻雖截然不同，卻在貓的身上得到融合與統一。反觀連環畫裏的貓，許是都是小貓的緣故，圓滾滾、胖墩墩，雖是嬌憨可人，卻少了貓所應有的韻味了。

又或許是連環畫中的貓底蘊盡失的緣故。因其是捕鼠能手，能防止農作物與書籍經卷被破壞，在中國，貓在極早的時候就成為家養的動物之一，並與文人們保持著相對友好的關係。翻閱類書中關於貓的條目，往往是內容豐富，而集古今貓事之大成者，亦有《貓苑》《貓乘》等數冊之多。作為一個形象，或是一種象徵，一個符號，貓在文學和藝術史上有其連貫且深厚的背景，但連環畫中的貓，像是喝下了那能忘卻一切的孟婆湯一般，“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它們依然被要求會捕鼠，會捉魚，可除此之外，似乎一刀切斷了與文化背景的所有聯繫，



大打出手的三隻小貓風度盡失，出自故事《養魚》收錄于方秩群寫，嚴折西繪《月亮婆婆》，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年不明

變得單薄又脆弱起來。

也可能是連環畫中的貓性格盡失的緣故。古書談相貓，觀其花紋，品其毛色，辨其品種，別其特色以至斷其價值，有根有據，一氣呵成。我雖無法掌握這樣的技術，但心中總固執地認為，不同顏色的貓，當有不同的性格。黑色神秘驕傲，白色雍容典雅，灰紋機敏溫柔，黃紋活潑矯健，虎斑頑皮可愛……也許這與真實的貓多少有些差距，卻不知何時起成為我印象中貓兒們形象的標籤。當然，所謂印象，自然不能強求連環畫家人人與我同一，不過連環畫裏的貓的性格與毛色全然無關卻還是讓我有些意外的。幾本圍繞著數隻小貓展開的連環畫如《三只驕傲的小貓》也好《養魚》也罷，當看到色彩不同的小貓前後登場卻角色雷同時，心中多少還是有些失落的。尤其就後者而言，《養魚》敘述了三只小貓因為將死魚養在池塘裏，最終誰都沒有收穫到“種”出的小魚，因而互相猜疑大打出手的故事，語言活潑生動，插圖中的貓咪們也十分可愛逼真，可以說是充滿童趣又寓教於樂的好作品。不過，張牙舞爪、毛髮凌亂的小白貓不論如何也與平日裡安靜乖巧的形象相去甚遠。若是小白貓再多一分甜美、小花貓再多一分機靈，小黑貓再多一分敏捷，栩栩如生卻又性格各異的三隻小貓或許會為作品更添幾分意趣。

以上種種，雖然包含了一個作為連環畫鑒賞門外漢的“貓奴”的偏頗要求，卻也的確是成年後初讀這些連環畫時的我最真實的感受。滿腹牢騷，滿腹不平，卻偏偏忘了曾經也是孩童的自己，在閱讀著這些小人書的時候，是怎樣的愛不釋手。少時的我，對於連環畫似乎少一些苛責，多一些享受。一本連環畫《千字文》曾是我的啟蒙老師，在父母因工作而留我獨自一人在家的長長的童年裏，那些簡單的彩圖與文字告訴了我“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的磅礴氣概，告訴了我“知過必改，德能莫忘”的為人道理。而後的少年時代，沒有如今令人眼花繚亂的電視節目的娛樂，也沒有讓人再也靜不下心去翻書練字的網路的發達，依然是一套連環畫版的世界文學名著，帶我走進了仿佛比現實世界更清晰更精彩的文學殿堂。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人的童年記憶裏都有那麼一兩本連環畫，但我卻知道長大了的我們，大概是忘記了對連環畫該怎樣去欣賞。我不甚熟國外的連環畫作品，但至少就中國的連環畫而言，與其說是用連環畫織構一個精巧的故事或是藝術品，更重要的是通過



嚴文井寫，張世明繪《三只驕傲的小貓》，少年兒童出版社，1955

這樣的小故事作者要傳達怎樣的資訊。具體到小動物為主題的連環畫或是兒童畫冊，作者往往希望通過這樣一個圖文並茂的小故事，告訴孩子們一些道理，或是該如何做人，或是一些科學自然常識。因此重看以貓為主人公的連環畫便可發現，無論是改編童話還是複製動畫的影象，或者原創一些或精緻或粗糙的故事，受眾的定位都是“小朋友們”，主旨也都自然是寓教於樂。這樣的作品，最重要的是讓孩童們能有一定的代入感，引起他們的共鳴，啟發他們的思考，因而以成年人的眼光苛求故事的佈局精緻用詞準確，或是貓的形象所蘊含的文化背景，就顯得有些喧賓奪主的意味。當然，這些因素自然能成為一個經典的連環畫作品的要素，然而，卻不會是討論貓與連環畫時最先應當注意的對象吧。

剎那間，豁然開朗，曾經無論如何也看不到的地方如今一一呈現在眼前，而連環畫中的貓趣，也可以說第一次真正地躍然於紙上。

連環畫裏的貓像可愛的孩子，淘氣、頑皮、懶惰，又知過能改。關於貓與孩童，曾聽說英國某所大學有研究表明，貓的叫聲中含有一些特殊的成分，在面對人類的時候，貓會故意增強這種如同嬰兒啼哭般的懇求撒嬌的聲音，來俘獲主人的心。這雖與從古至今將貓和孩童並稱的習慣不謀而合，然恐怕只是今人的玩意，當與這關聯的由來無多大關係。說到貓和孩童，不免還是要提到宋代的小品畫。這些小品畫與後代對其效仿的作品中，有一類題為“嬰戲圖”的作品，畫面上往往是孩童與貓，間或有幾只蝴蝶，一些花草或是假山石。貓的登場頻率之高，不僅因為其與家庭和孩童密不可分的關係，也因為它如孩童一般嬌憨活潑的性格可以烘托畫面的情趣，或是提供動態的美感。這樣的“嬰戲圖”中的貓，雖然在性格上與孩童有聯繫，但更重要的任務在於對畫面的襯托。連環畫中也有這種手法的運用，卻並非以貓為主角的作品的主流。貓作主角的連環畫中，小貓們是以自己的可愛和“迷人”——雖然這可能只是對我而言——將小讀者帶入故事中，和它們一起因為不聽話和頑皮而遇到挫折，也和它們一起接受教訓，迎接受成長。因此，只要能使小讀者產生共鳴，



貓與蝶，出自《小貓釣魚》，收錄于遼寧畫報社編繪《小貓釣魚》，遼寧畫報社，1957

有時同樣故事的主角甚至可以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動物。同樣是講述小主角離家出走后歷經挫折和危險，終於學會聽話和懂事的故事，《小狗熊闖禍》和《不聽話的小貓》在故事的構架上近乎一致，可主角卻是形象完全不同的小熊和小貓，正是這個原因。

當然，更多的時候，小貓們是不可代替的主人公。不僅因為頑皮卻柔順的小貓是知過能改的孩子們最親切也是最相像的玩伴之一，也因為它們身懷捕鼠抓魚兩大絕技，屢

屢在關鍵時刻大顯身手。而各本連環畫在表現小貓們嬌憨情狀和颯爽英姿的時候，也著實煞費了一番苦心。這其中，最有趣的莫過於皮毛和捕鼠姿勢的畫法了。

連環畫裏的小貓們幾乎個個擁有柔順又漂亮的長毛，這尤其表現在兩頰的毛與胸口的毛上。其實只要略加留意就能發現，生活中常見的貓，大都還是以短毛的居多，即使是一些名貴的長毛貓，要擁有如此傲人且有型的頰毛和胸毛想來也是不容易的。可連環畫中的貓兒們，即使作為短毛貓，也能以頰毛或胸毛自傲。明亮的大眼睛下，兩頰的長毛柔軟地翹起俏皮的弧度，而勻稱的身體上胸口鬆軟的長毛又平添幾分小貴族的氣息。我想，與其說這是作者脫離現實、觀察不細緻的失誤，不如說是作者為了生動表現小貓的性格而有意為之的。柔順的長毛不僅使貓的可愛和溫順變得易於表現，同時，一昂首、一回眸間，長毛忽而高興地上揚、忽而失落地低垂，也更能配合小貓的動作表現出其當下的情緒來。這難道不是連環畫作者們繪畫靈感上的心有靈犀？



紅頂兒扑騰着翅膀，喘着氣，拼命地逃。哎呀，眼看狐狸要抓住他啦！小花急得流着眼淚，閉緊眼睛不敢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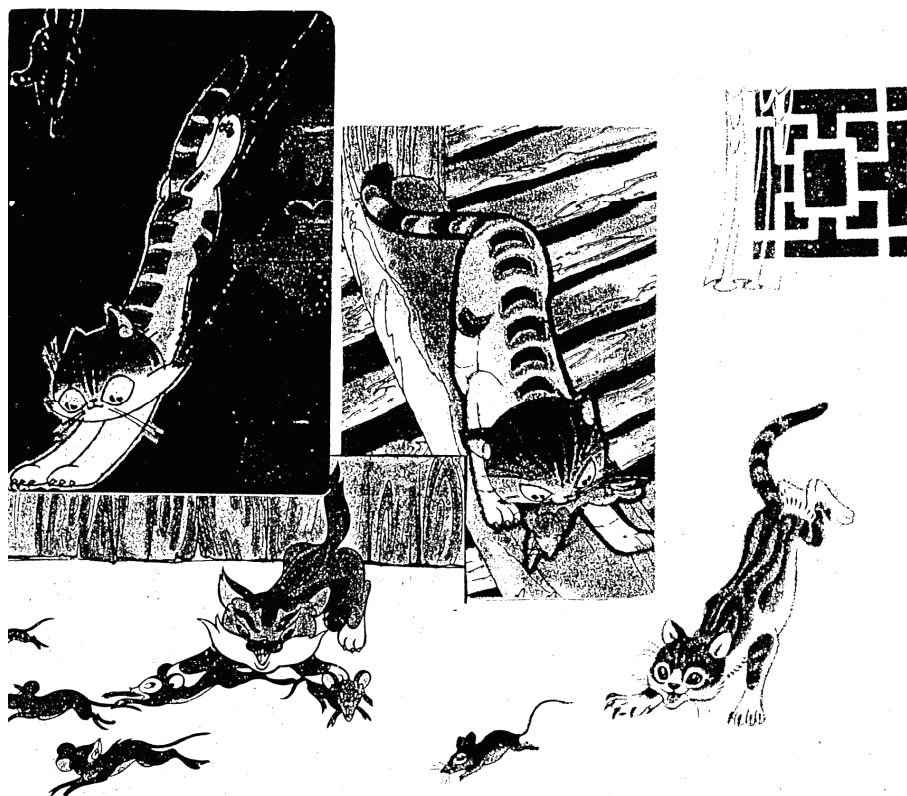
時間改編，尹口羊繪《三個好朋友》，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0

若說長毛的表現是作者們的不謀而合，那小貓敏捷的捕鼠姿勢則是和老虎威猛的撲食不謀而合了。國畫中的猛虎下山圖千姿百態，不變的是那向下一躍的雷霆萬鈞的氣勢。而曾經貴為“虎師”，教會老虎以撲食方法的貓，在連環畫中，卻又反過來借鑒了猛虎下山的姿勢。就目前所見的連環畫而言，幾乎所有小貓捕食老鼠的畫面中，都運用了猛虎下山圖的構圖方法和姿態。不僅如此，畫家們還一致注意到了貓在捕食時才會伸出肉墊的指甲，迅猛的身形配合尖銳的小指甲，輕巧的幾筆一只幹的小貓就躍然紙上了。

言至於此，忽然想到曾經對同樣愛貓的友人說過的話。那時我說，沒有任何一種藝術手法可以將貓的美淋漓盡致地呈現出來。當時的我，大概還固執地認為貓的美是動態的、全方位的且近在眼前的，於是靜態的圖畫攝影難以傳神，雕塑或是錄影又只能取其部分，而文學，雖是能提供無限想像，卻比不上一只近在咫尺的活生生的貓的千姿百態。當時友人的笑而不語至今讓我耿耿於懷，而又在尋找到連環畫中的貓趣的同時似乎明白了些什麼。

而如此看來，雖然連環畫中的貓有著種種與現實中不同的地方，但終究還是一種來源於生活、借鑒於各種藝術方式之後的再創作，而這才是最能讓孩童們接受並喜愛的表

現方式。或許這樣的刻畫方式的確難以將貓的魅力表現到極致，但考量到連環畫的主旨，這種有的放矢的省略反而成了必要的。畢竟連環畫中的貓是孩子們的貓，兒童畫冊也是孩子們的世界，欣賞連環畫中的貓，求其真不如品其趣，而真正的貓的神韻，自然要去更深更遠的地方尋找。



左上、中間兩圖出自《帶鈴鐺的貓》，左下圖出自《三個好朋友》。右圖出自《鞋和鉤子》，收錄于少年兒童出版社編，嚴折西繪《不怕冷》，少年兒童出版社，1965

附：文中提及的連環畫/兒童畫冊一覽（插圖以外部份）

- ❖ 中國電影發行公司改編，王延陵、方海雄、焦煥之、李淑芬繪《不聽話的小貓》，朝花美術出版社，1955
- ❖ 成琳編，段海雲繪《千字文》（中華傳統啟蒙經典），雲南美術出版社，1995
- ❖ 《世界文學名著（連環畫）》（歐美部份 1-10 冊），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
- ❖ 葉·斯達涅夫原著，米里改編，謝·伊伏伊洛夫、柯·但契夫繪《小熊闖禍了》，少年兒童出版社，1956